

四川省邮电工运史资料



四川省邮电工会工运史编写组

投二

前 言

通过近代史的学习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党的一项重要思想工作。我省邮电工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把邮电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历史作为近代史的组成部份,对职工进行发扬革命传统、热爱邮电企业的爱局教育,必将更好地推动职工在全面开创通讯工作新局面的努力中作出新的贡献。

《四川邮电工运史》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为帮助职工学好近代史。并使收集到的史料能够得到印证、补充、修改,特先将收集到的部分资料汇集印发,请大家审查,并请将读后意见告诉我们。

本书系资料性文件,未逐一详细核实,谨在我省邮电系统内部发行。请勿外传或摘引。

邮电工会四川省委员会
四川邮电工运史编写组

1982、10

目 录

一、东川邮工对帝国主义分子师密司斗争经过

.....省邮电工会工运史组 (1)

二、回忆解放前西川邮区的新旧工会斗争

.....李实育等回忆 钟少锬执笔 (19)

三、回忆一九四六年成都电信职工怠工斗争

.....杨文圻 (61)

四、回忆一九四六年成都电信局怠工

.....任百镛 (78)

五、重庆电信职工一九四六年怠工斗争

.....张明德等回忆 全在云执笔 (91)

六、重庆电信职工护局斗争与迎接解放

.....薛丰茂等回忆 全在云执笔 (148)

东川邮工反对帝国主义

分子师密司斗争经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很快地席卷了整个山城，也激励着重庆邮政工人举行了多次怠工、罢工斗争，并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成立了“重庆邮务工会”。当一九二七年一月，武汉和九江人民收回英国“租界”后，重庆地区邮务工人更于当年三月十六日正式成立了“东川邮务总工会”，提出了他们的宗旨是：“以团结邮务工人，共谋福利，保障人权，及促进邮务之发展，并收回邮务管理权”。按照这一宗旨，他们迅速掀起了邮局内的反帝斗争。

就在二七年三月下旬，由于东川邮局监察戚荣卿一贯对洋人奴颜婢膝，阿谀奉承，对职工苛刻残暴，动辄开除、处分工人，作威作福，极尽压迫宰割之能事，并且企图调走工会干部，瓦解工会组织。东川邮务工会为了给会

员解除痛苦，发动了“驱戚运动”，向邮政当局提出了驱戚的严正要求。外籍邮务长见群众团结一致，声势壮大，被迫解除了戚的职务，让戚连夜逃出了重庆。会员们扬眉吐气，无不拍手称快。

当时洋人在中国邮局里大权独揽，自行规定待迁标准，随意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中国邮务工人，更是施行蛮横的欺压和残酷的剥削。外籍邮务长的工资，每月就在一千二百元以上，而且另外有相当大的公馆，专门设有门卫、厨师、花匠、轿车等等，一切费用，都由公家开支。他们的工作，除了以很短的时间处理几件洋文公文、训斥责备下属而外，其余时间就去尽情地寻欢作乐。而中国邮工不仅担负着紧张、繁重、艰苦的通讯工作，很少有闲暇休息的时间，但所得工资却很微薄，只能勉强维持简单的生活。两者相比，真是天渊之别啊！外国人这样地剥削、掠夺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汗和财富，是不能再默默忍受的了，邮工们体会到必须行动起来进行有力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东川邮务工会

向东川邮政管理局邮务长利蓉福(法国人)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自五月起每人每月加发津贴五元。

二、前邮务长佃住山上乘凉房二间，城内公馆两处，除留一处外，其余三处应一律退佃。

三、正付邮务长、会计长之轿班、亲兵以及雇用人员，应由正付邮务长及会计长自支工资。

四、应正式承认工会，工会与邮局往来公文概用平行方式。

五、局三层楼所有房屋，应永远定为工会办公地点。

八月四日，东川邮务工会负责人与邮务长正式谈判，除上面第二、三条报邮务总办请示外，其余一、四、五条全部承认工会的要求，并签字承认履行。达到了基本满意的结果。

一九二八年九月，帝国主义分子英国人师密司新任重庆邮务长。东川邮务工会认为他是总局派来的，另一方面出于当时的礼节，为他举行了欢迎会，并在会上声明：要他对过去历任

邮务长与工会议定的事实成案，予以应有的注意，以免将来发生纠纷，还告诉他，原来所签定的协议，都有公文存档，望他照前几任邮务长一样履行协议。可是师密司这个阴险狡诈的帝国主义分子，起初还表面上点头同意，愿与工会合作，还叫工会把注意事项用书面写出来，他好考虑。结果他却是笑里藏刀，狡诈多端，一下来就不顾事实，不顾成案，一概否认历届邮务长与工会所签定的协议，并捏造邮政总局的批示，以高压手段调遣、开革工会的骨干人员，妄图推翻工会，以显示他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面对师密司的这种野蛮行为，东川邮务工会提出了“为工友生存而战，为工会存在而战，为公理而战”的战斗口号，以中国人不可侮的决心，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向社会各界发出了第一次宣言。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师运动”。

东川邮务工会在宣言中指出：“东川邮务工会自成立以来，将届两载，自始至终，除团结工友以谋解放与福利外，即抱定‘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之态度，不轻易与人开衅。自成立迄今，东川最高当局凡历届钮满邮务长、孙国瑞署理邮务长、利蓉福邮务长，各邮务长除新任师密司不计外，为共谋邮务进展，及改良邮工待迁，均与工会间先后成立协定，不开革一人，对工会职员也不调遣，至待迁方面也能渐图改良，迁有与工会相关事件及会员调遣等项，均必须先与我工会重要职员协商。新任邮务长英人师密司不顾成案，函复我工会概予否认，并捏造邮政总局批示，以遂该邮务长之阴谋。该邮务长之意，以加薪漫无限制，任彼操纵。则可于能加薪时借故不与；调遣漫无限制，可将我工会职员分调各地，折散我工会团结。师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工友对伊此种无理暴举，认为有意与我工会挑战。除一面据理驳复，希其万一之觉悟，一面录具事由，公诸社会，以求公裁。倘该邮务长一味强横或不惜出以高压手段，我工友当誓死力争。”东川邮务工会还向国民政府书面提出，要求撤换师密司。

重庆市总工会于十月六日在重庆《大中华

日报》上发出“指令”一通，对东川邮务工会的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援助。明确指出：

“该邮务长借词破坏，意图推翻前案，显系别有用心，即希各工友同志，本不屈不挠之精神，为再接再厉之奋斗，本会当竭尽全力以为援助”。

十月九日，师密司在复东川邮务工会第九号公函时强调：“邮政总局指定本局三层楼房为会计长住地，除邮政总局外，无人有权行使别用，更有前邮务长利蓉福曾明白声明该项楼房只是暂时借与贵会，倘于公用所需，必须让出，就此衡论，无辩论余地”。妄图用邮政总局之行政命令赶走工会，霸占全部房屋。对于师密司这样嚣张的气焰，西川邮务工会于十月十一日再次来电声援，强烈地表示：“誓为东川邮务工会后盾，不灭此獠，誓不罢休”。东川邮务工会的会员群众也都坚定地表示：决不让出房屋，誓和师密司决战到底。

这时，师密司又进一步施展了帝国主义惯用的反动手法，扬言说东川邮务工会有共产党，企图用当时白色恐怖的政治压力，来折散

工会力量，调走工会负责人。

十月十四日，东川邮务工会宴请各机关、团体和各报记者，报告师密司撕毁过去的协议，否认既定的事实，同时还揭露师密司破坏工会，瓦解工会的罪恶行径，请社会各界人士评论，并予以同情和援助。第二天，东川邮务工会对外发出了第二次宣言：“英帝国主义者自鸦片之役直至现在，八十年无时无地不在尽力的压迫我们，侵略我们，而我们邮政大权被外人把持又是三十余年。一般人认为邮政是洋人的，而不是我国政府所有，我们邮务工人，作长时间的工作，过牛马式的生活，俸不养廉、得不偿失，无一不是洋人所赐予的。我们的宗旨是促进邮务发展，解放邮工，收回邮权，打倒强横无理的英帝国主义”。

东川邮工的正义斗争获得邮界内外各方面的大力声援，重庆市民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于十月十七日对师密司发出公函，明确表示：“本同盟为工人利益计，未便缄默”，要师密司“照约履行”。同时，重庆各机关法团联名用公函向师密司提出警告：“迅速依照原有事实

与成案，肖规曹随，以继续维持其效力，勿一味强横，甘冒压迫之非，而召群起鸣鼓而攻之祸”。这个警告。不仅有力地声援了邮工的斗争，同时使师密司大起恐慌，特别请公安局派了几名警士来看守邮局。师密司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向二十一军训练处表明，他既未调离工会职员，也未要求工会搬迁，只等邮政总局的解决。把他自己说得很清白，将责任全推给总局。东川邮务工会为了揭露司的阴谋骗局，于十月二十五日特别发出第三次宣言，宣言中揭露道：“详细观察他（即师密司）前后的复函，不难看出这是师密司已改变的花招，是缓和空气，以避免社会一般作不平鸣者的指责，是用‘出没无定’的‘奇兵之计’。他因为看见各界的据理声援，自知理曲，不敢公然作众矢之的，赶快改变花招，轻轻将责任卸诸邮政总局，以图缓和空气。最后提请社会各界勿因其改变花招而受蒙混，继续予我们以同情和援助。”

十月二十五日，重庆民生局局长李宇杭，邀东川邮务总工会全体执、监委员，在该局办

公室聚谈。先由李宇杭详述了昨日(二十四日)与师密司的谈话经过，李说：“余谓工会方面护约运动，是极为合法的。希贵邮务长勿以帝国主义之黑暗手段，在今日国民政府区域内实行。师密司答道：‘敝邮务长系英人，然亦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所委派，至工会方面之各项协定，仍须报部核夺……’”。李宇杭即探询工会意见，由各委员相继发言，郑重声明：“此次协定之争执，其界限纯系为邮务长与工会间之事件，并非与部局相关，问题决无呈报之必要。其一再以部局为词者，不过以之搪塞地方官府耳。动云邮章，实籍以蒙混局外人也。因晋级、调遣、会址、记过等事，邮务长均有处理全权，向不须先行呈报而施行者。况此，又经历任邮务长承认签字、负责，无否认余地”。最后，李宇杭表示：“在此事未解决以前，愿完全担保师密司不敢有违反条约行动发生，即使师密司蒙报部局，而将来部批回复，必先经市政府互商，并得工会同意，总期工人利益不致有所损害。此项意见，业由师密司口头承认”。工会委员们见李宇杭作了这样的“担保”相信他有

“爱护工人之热心，保障劳工之美意”，同意等待交通部正式解决。

但是到十二月五日，交通部的批文却说师密司“未予承认协定，原为遵守定章起见，不得谓为破坏工会”。还说：“现在奖惩制度及各级人员之待迁办法均经本部一律改善，自应各尽职务努力工作，万毋再为非分之求，致蹈违反法令之嫌”。交通部不仅不同意撤换师密司，倒说他否定协定有理，而工会的正当要求，竟成了“非分之求”。这使邮工们愤怒无比，他们除了再行具文向交通部据理力争，要求收回成命而外，同时为了全面揭露师密司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咀脸，又于十二月七日向邮政总局检举师密司的九项罪行：

(一)藐视孙中山总理，轻蔑中国。

(二)擅离职守。

(三)削弱打击工会。

(四)以某人是共产党名义进行政治迫害工会及职工。

(五)尸位素餐，优游娱乐。

(六)言论反动。

(七)穷奢极乐，浪费公帑。

(八)狎妓宿娼。

(九)滥用私人。

最后，东川邮务总工会进一步指出：“以师密司之强横毒虐，其人一日不撤，”东川邮工“则一日不安”，强烈要求将师密司撤职拿办。同时，还明确提出，如交通部“因循不理，诚恐将来酿成巨大纠葛，而至采取断然措施”。此后，虽然经过多次向邮政总局，交通部反复陈述，力争合理处理，但交通部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却说：“东川邮务工会先后来呈所具态度，诸多轶出轨外，此次并以罢工为要挟，殊与国府所公布之劳资争议处理法完全不合”。甚至还说东川邮务工会中“难保无不逞之徒，乘机鼓惑”。于是，发电给四川省政府，请协助东川邮务长“对该工会割切开导，随机制止”。在此情况下，单靠说理陈述，已不能改变邮政当局维护帝国主义分子，藐视职工权益的顽固态度。东川邮工一致决定，采取果断行动。将师密司驱逐出境。他们这一呼声得到西川邮务工会的声援：“今闻东川工友，

已将足下驱逐，特电警告速即离渝倘敢怙恶不悛，本会工友一致实行打倒帝国主义，届时若蜀川邮政陷于不幸，应由足下独负其咎，望切图之”。但师密司依恃反动当局的支持维护，对东川、西川邮工的警告置之不理，继续顽抗。

七月中旬，东川邮务工会推派代表梁郁文赴京向国民党中央和交通部请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认为案情重大，经常委会讨论，决定将全案批交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办理。新任省指委负责人石、卢、吴等在八月二十四日，从成都致电重庆双方，“勿再起纠纷，等候省指委解决”。

但在东川邮工“等候解决”的同时，交通部一方面对请愿代表的反复陈述，派员逐项剴切解释，顽固坚持他们全面支持师密司的反动立场，另一方面却于七月二十二日密函四川的大军阀重庆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刘湘（即刘甫澄），极力申说：“东川邮务总工会攻讦邮务长师密司，几酿风潮，幸承（刘）悉力开导，随机制止，匪特邮务行政，诸多利赖，而社会安宁秩序亦荷维持”。还说东川邮工“不明自

身之地位与职责，动辄以对付资本家之手段而对付党治下之政府机关，甚至干涉用人行政，肆意要求，漫无法纪，以此举动，难保无不逞之徒，煽惑利用，以图扰乱治安”。并在吹嘘刘湘“声威所及，风潮立息”的同时，要他在“交通职工方面遇有事件，仍望赐予协助，藉弭隐患，而资维持”。到八月底，交通部给刘湘发来电报，说是中央已有两条解决办法，请刘襄助执行。当军方把交通部的电报转给了师密司后，他见交通部对他全力支持，又有刘湘“襄助”，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即“勒令”东川邮电总工会马上从局内迁出；强迫被调往外地的工会执监委员蒋、王等五人要立即起身赴调，企图一举瓦解工会组织。

对师密司这个突然袭击，工会原无准备，于是仓促赴往重庆市国民党指导委员会请愿，说明按川指委的电报现正等候指委依法解决的时候，师密司采取这样突然的强硬手段，交通部又电请军方襄助执行，请求市指委设法处理。市指委同意出面，他们一面函请二十一军暂缓执行外，一面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去电

请示，电文的大意是：“东川邮务工会纠纷，已静待解决在案，刻二十一军准交通部电，谓此案中央已决定办法两项，请助执行等语，是中央与交通部函令各有不同，因此东川邮务长师密司仍持前议估令执行，工会为自身存亡关系，行将怠工。究应如何办理，请急发电二十一军、邮务工会及我会赐示办法”。

与此同时，师密司又召集他的亲信、骨干及一部分中层人员开会，会上完全暴露了他的流氓无赖的面目，杀气腾腾地扬言：“我的女人及行李已经搬在兵轮上去了，（在这前不久，邮局已传出消息说，“师的夫人患病久医无效，师已密电请假，决定搭福源轮送夫人去沪就医”。）如果干不赢，我便向滥的方面干，除了不当这个邮务长，还有什么事不可了！……。”工会得知这一情况，于是决定九月二日下午六时，在夫子池市总工会召开临时全体全员紧急大会，讨论如何付师密司这些蛮横无理的行为。经过近三小时紧张热烈的发言讨论，全体会员表决议定：如师密司不等省指委回川解决，一定要藉口照交通部的来电，以